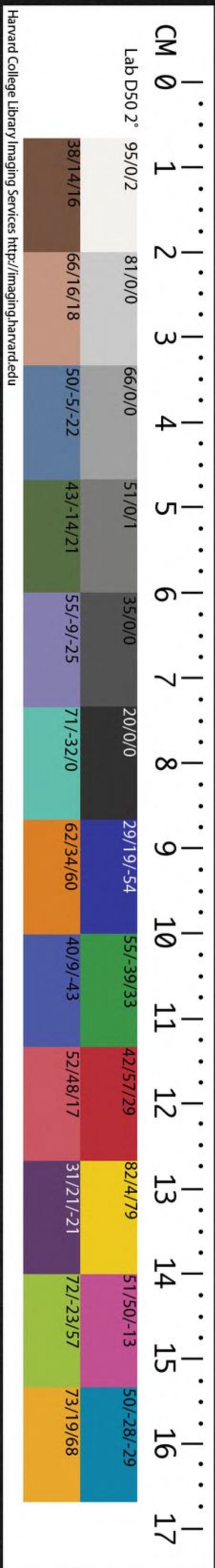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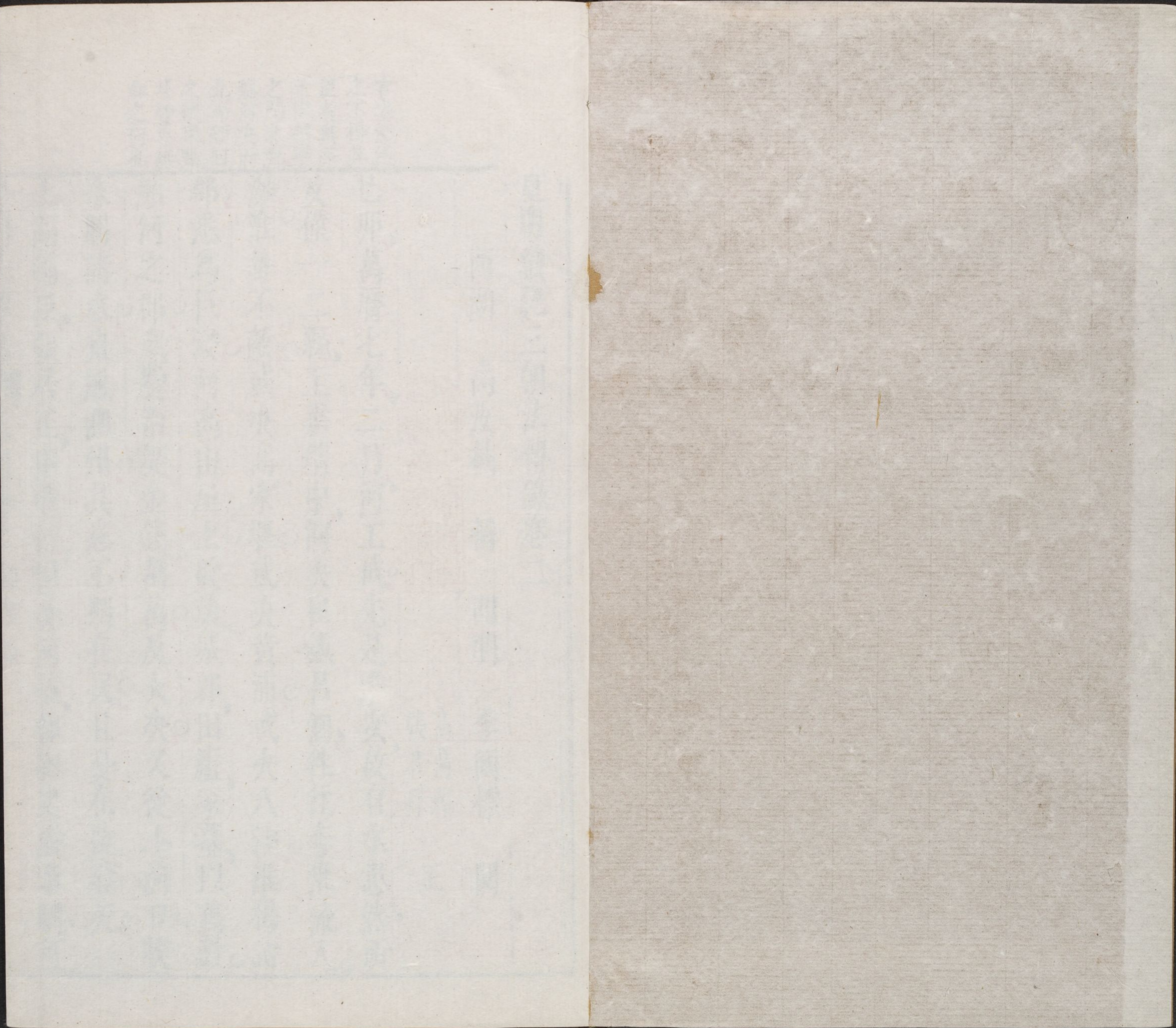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6 1941

72732/0234

7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二

西湖

高汝柱

輯

四明

李國標

閣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張高鼎焯

正

古來治河之不得其道者無甚于宋熙寧之閉北流蓋河決而北而顧回之使東雖其智勇無如之何也

已卯萬曆七年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

及僅一二縣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往往奪淮流入

海淮勢不敵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入沙淮楊諸

郡悉為巨浸河高出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

瀕河之郡歲費治堤金錢萬萬及大決又從小河口挾

永罔諸水直通泗州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陵寢矣

上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奏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

築堤束水與宋人回河東流之事自別然時築時潰不能保百年之無事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張商英之疏論豈荒忽與

以不送葬而革一御史已自可異復有下否者宛轉以去之更為可怪

使。上降璽書拜季馴都御史使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諸方命不及事者下詔獄鞠治之於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塞崔鎮口築遙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舖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又與桃源縣馬厰築。堤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又自古。城至清河建崔鎮等滾水壩四座以緩泛濫之水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

今徐淮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蜒綿亘殆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勢既不及陵寢田廬又已盡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與轉輸以濟大同農之餉云。

戒勅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王用汲革其職為民居正歸。湖廣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而得代中。悔恐獲罪居正上書移病歸先是有旨御史在外。不得移病非撫臣代請都察院密察以聞此久視為故。事莫有舉行者時僉都御史王篆佐院要協其長陳炯。使論應元首斥應元為民中外咸憤於是用汲上疏言。趙應元以候代不得送葬觸居正之怒故其謝恩疏無。應元名則其有憾可知已炯仰承風旨宜斥應元宜留。其詞甚峻居正疏辨上優詔褒美累百餘言嚴旨戒。勅用汲然居正意猶以不迨用汲為快快也○俺答入

虜無滯逞  
則邊陲得  
以寧謐則  
堅錯亦有  
益于國

主上勿冲  
陳以節儉  
固是美事  
但較量出  
入近于持  
籌握美矣

貢以兵西通回夷使使烏思藏迦國師鎖南堅錯創招  
提以居之鎖南投書政府乞賞而侑以大士像璫增金  
剛結事聞上褒悅勅受其侑而別為賜

堅即闡化王答賴刺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  
戒滯殺為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  
師五年套虜切盡黃台吉約俺答迎之西海上飲長  
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各以奉堅錯教無滯  
者

戶部進御覽錢糧數目大學士張居正請置之坐隅時  
賜省覽量入為出罷節浮費疏留中上漸備六宮太

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居正因戶部進揭而奉之曰萬  
曆五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金六年所入

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矣  
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六年所出至  
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  
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歲此不可不留心也王  
制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入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待非  
常之事况財用止有此事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  
樽節則其用自足上嘉納之

四月傳旨工部置錢進用旋停鑄上以賞賚缺費命

工部開局鼓鑄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  
錢不行舊錢人情甚為不便閣臣力請罷之○上御平

後神廟重  
于發帑蓄  
于散財屑  
屑于稅礦  
母亦此有  
以導其流

停鑄錢

臺召大學士張居正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殺蒸上  
尊等物時上病疹初痊御朝羣臣廷賀居正以持服  
不與上特召見執手使視已顏色居正稱賀因勸  
上慎服食戒色欲上曰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宮  
俱未宣召居正叩頭而出○戶科給事石應岳奏請節  
財省費事下部上諭取歲進金花銀萬兩季取太倉  
銀五萬兩及覽應岳疏上曰節財省費朕豈不知但  
宮中用度委與先年不同額外之取甚非得已已戒內  
監加意樽節務有剩餘待數歲之後積貯稍克即行停  
取仍復舊額○工科都給事王道成等奏言蘓松大水

蘇松大水

民救死不贍請酌減織造段疋上命減半織造○命  
內監出守太和山兼轄軍民并請改勅給旗牌兵科都  
給事張鼎思奏言此係世宗親定璽書柰何輕變請毋  
給旗牌事下部遂中格○江南歲荒輔臣請蠲積逋曰  
財力有限一年所入僅供一年不幸荒歉見年尚不能  
辦豈有餘力積逋哉今歲之所減即為來年之拖欠見  
年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連年誅求民不堪命况頭  
緒繁多征票四出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增豁壑之欲  
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哉上曰各處帶徵未完  
錢糧若累小民者戶部查積年所欠幾何悉行蠲免止

蘇軾曰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又曰每年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常有數百萬虎狼在于

民間此皆  
言民之積  
久內已除  
放而官吏  
不行者也  
則蠲積通  
是除一大  
害也  
行考成法

其理財也  
近于桑孔  
其敲朴也  
近于韓申

皇明法傳錄卷二  
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完納。○詔更定時享祝文。太  
廟時享原設九帝冠服。祝文內止稱五廟。五廟內實止  
三廟。祝文則多稱二廟。太常卿溫純等開送閣。閣臣疏  
請時享祝文通列九廟。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度得情禮  
之當。上允行之。○詔行考成法。此法既行。正賦不虧。  
府庫克實。皆以徵解不爽為定。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  
上海等縣。各恃其勢。若奸滑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與瀉  
滷懈螺之民。錯居莫能辨析。因命選擇大吏。精悍者嚴  
行督責。賦以時起。自是奉行者速。小民不勝楚朴。相率  
而歸怨于相君。

張溥曰。考成之法。守令之殿最係焉。故以徵令為科。  
則天下之官。盡軀為進。呼之吏。陸贄所歎為立意既  
爽。彌綸又疎。亟繚紛絲。重傷宿痛。未有甚與斯者也。  
永樂初。湖廣夏稅後期。郁新請罪郡縣。文皇不許。  
曰。苟罪其官。必急責民。此寬郡縣以寬民者也。如劉  
宋之時。元嘉責成郡縣。而民因富。後遣臺使督責。而  
民殫瘁。是也。高皇帝之諭曰。有司有倚二稅為名。  
麥方吊旗。而徵夏稅。穀方秧節。而催秋糧。必死無日。  
此責郡縣以寬民者也。如宋祖之選官。蒞京畿倉。及  
詣諸道。受租調。有培克增羨者。抵罪矣。市是也。夫寬  
郡縣以寬民。則守宰不以功令亂其心。而得優柔以  
從事。責郡縣以寬民。則慈惠之長。務為明察。而吏卒  
不得因緣以為奸。固知考成之法。尤非祖宗之美。豈良法也哉。

詔度民田。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弘治  
十五年。天下土田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偽。獎孔百  
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

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張居正請行清丈。允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併。天下奉行惟謹焉。○右僉都御史蕭彥上疏條陳清田事宜。極言清丈之弊。各省不便。因列三款。一曰期限之當寬。二曰土宜之當審。三曰抽查之當慎。至差憲臣清查田畝。以專責成。以防推委。恐憲臣四員。其勢不能遍歷天下。卽一憲臣分轄三五省。勢或不能久留。特差憲臣。不免騷動。莫若仍責各省撫臣。給以專勅。定以期限。聽其便宜行事。旨下部議。○調國子監司業張位於外。

八月工部尚書李幼孜。予告回籍。以曾省吾代之。幼孜與居正同年。爲人善媚。後與通姙。由郡守不十年而八座。旣與殷正茂爭寵。因嗾言路。糾殷歸。王篆入吏部。又與爭寵。篆因短之。居正遂乞歸。斯時六曹欽心于居正。始諛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以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是以中允高啓愚。以舜亦以命禹。試士當事者。目爲勸進云。○詔贈卹治河運同黃清。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伉直。積官嘉興府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與人言。未嘗不自稱其名。支河工銀四萬餘。



兩雖錙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謁所司有忌之者密擠  
之水救起昏迷尋復甦掖入城凡二日而氣絕

庚辰萬曆八年文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上有天下太  
平四字拭之不滅張居正曰此瑞也請上臨觀上  
見之曰此偽也不懌而罷

高汝栻曰嘗攷宋史紹興十六年慶州民家朽柱有  
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乞史館以飾和議之効古  
今詐飾其暗合如此然江陵曾考宋史必不爲此又  
唐武后時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  
宰相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略而  
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僞端江陵自處何如作此等兒  
戲爲昭德所笑而聖明獨斷其詐尤古帝王所不  
能及偶詢石上假字蓋以龜屎書之入寸許卽鑿去  
一層亦自不減術家戲法類能爲之上想知其故矣

張居正服除上御平臺召見命司禮監張宏引見

仁聖宮門叩頭賜白金文綺尋見慈聖慰獎猶至賜

予更隆命張宏侍宴而後就職旋詔加太傅居正辭從  
之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

府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克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脩蕭良有王庭謨等及第出身  
有差

懋脩居正次子其弟敬脩與四維之子甲徵蕭在前  
列得禮部主事時人爲之語曰首甲幸有三人云胡  
僅此二子或作俚  
言書而黏之宮牆

高汝拭曰。懋脩之得昂元也。蓋神宗親置之首。乃諭居正曰。吾以此報先生耳。嗟嗟。國家一綫公道。止此科舉之途。少存儻羊。今以綺紈乳臭之子。領神多士。是以闢門之典。為酬功之具也。昔胡宗炎。以應格引見。宋仁宗。仁宗驚其年少。官踰三階。最後閱其家系。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仁宗嘆曰。寒賤安得不沉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此唯恐失。一寒賤也。取士者。當以此為法。

奪戶部侍郎傳希摯官。先是關中礦賊楊戩作亂。詔希摯討之。至是希摯內轉。所上舉劾疏。上憶前事未復。下兵部問狀。給事李選請謫之。以為玩旨之戒。上命免其官。○輔臣張居正。扈上謁諸陵歸。具疏乞休。凡再上。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親授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

慈聖口諭  
皆馮保所  
傳也故中  
旨不可不

無與此念。居正因復就職。○伍開軍餘作亂。先是苗夷慄悍。衛所人各結款自備。久之款黨日增。敢于稱亂。郡人畏款甚於苗。守備林維喬繩之弗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右所款自相鬪。殺傷甚眾。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為罰。款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參將鄧子龍備五開。○儀封人曹崙作亂。自稱三乘教主。官兵逐之。梟斬其黨。張景陽崙走鹿邑。生擒之。下詔嚴行禁革左道。○行藉田禮。○工科給事萬象春奏言。內侍諸臣內而禁庭。有供奉之役。外面各監局。有綜理之任。左右僕從。罔不備官。此朝廷之體。如正陽等門。門正等官。

左道惑眾  
國家第一  
亂端而士  
夫往往迷  
于其宗而  
不覺何也

始不過四五人、今增至四五十人矣、以各門例之、能無  
冗濫乎、卽以厰庫言之、益甲王恭兩厰舊例、內臣不過  
數人、後遂溢至數倍、伏乞忝以祖宗之制、量加汰處、  
定爲員額、疏入、不報、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陳匡時、五要、一曰選進之制當  
廣、二曰驛傳之禁當寬、三曰大辟之刑當省、四曰催科  
之令當緩、五曰臺諫之風當振、選進不廣、則士風銷索、  
有榮衛枯稿之患、驛傳不寬、則賢豪解體、有經絡窒塞  
之患、大辟不省、催科不緩、則民命不堪、上干天和、有毛  
髮剝落之患、臺諫不振、則國是不定、有耳目壅闕之患、

五要皆中  
居正膏肓

之疾

事下部、因出爲楚府長史、

世卿居正所舉士也、疏上、居正以爲訛、已操切、怒甚、  
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譴之、是成其名也、且以  
動上聽、卿之請、光爲公任、怨不若遷爲長史、以  
杜其遷徙之途、既而大察、復授意與當事者去之、

遣御史劉臺、戍旣卒於戍所、王篆旦夕侍居正、知其不

什意於臺、臺旣歸、頗不理於鄉人口、於是使御史賀一

柱、喚怨家、疏其盜邊銀、不法事、江西巡撫王宗載、因實

證之、遼東巡按於景昌、又爲傳會其事、坐臺遠戍、而追

其贓、竭產以償、比至戍所、方飲於主家、歸而暴卒、或曰、

戍主有所受毒也、起南京操江僉都御史陳省、巡撫

湖廣、旣以平苗功、晉兵部右侍郎、大豪胡國瑞、假鄉約

魯衆日以猖獗。至驅逐守備。火其居。自知不救。誘苗夷共反。省討平之。因進秩。

高汝拭曰。肅皇帝起承天。惓惓湯沐。屢欲幸楚。會睿陵垣傾。遂決計行。命工部侍郎張守真。太監袁享。往督工。而手自畫宮殿門廡。雷壇諸圖。計費且億萬。輔臣徐階。心憂之。而不能爭。省時以御史按楚。上疏曰。楚中災沴異常。人民流徙。不宜困以大役。且曠徒妖衆。苗民猖獗。南北布滿。伺窺竊發。若乘輿一動。禍釁必生。北虜乘之而入塞。將何以支。累數百言。上心動。遂罷役。守真奉命至楚。即欲盡撤承天殿宇。省爭之力。守真忿然曰。上若詰違命所由。吾不能庇若。省曰。某自其斧鑕。何敢累公。至是守真亦感泣曰。微公。吾得罪于天下矣。○莊皇帝登極。尚書雷禮與梓人徐杲。以興作阿先帝意。糜天下財力。省劾罷尚書。藉沒杲。又劾罷承天守備。占民田爲皇座者。太和守備恣睢橫斂者。權璫由此少絀。後數年。由理卿晉僉都。上因閱百官圖。問輔臣。往聞御史毛伯溫。可信否。居正對曰。今有陳省。可匹伯溫。因述按楚時事。

他日。上罷朝。問左右。適有臺官奏事。音響容都。曰。此爲誰。左右以省對。遂有是命。後以遼玉憲。簡荆世子常冷。事省疏劾。遂幽高牆。居正素與遼有隙。後遼府又爲居正宅。人是以疑省。爲張鷹犬。張敗臺省。以黨糾去。

原任大學士呂調陽卒。贈太保。謚文簡。

調陽。桂林人。深隱。不輕炫其長。執政六年。與江陵處邊。逖退讓。上嘗手書機樞。老慎同心。夾輔賜之。

以右僉都御史蕭大亨。巡撫寧夏。大亨在寧夏。大興屯政。濬漢唐以來諸渠。脩築靈州花馬池。玉泉諸城。○上

御文華殿。煖閣。召太監朱儒。切脉。切已。奏曰。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上首肯。命左右

記其言。儒。昉元國祚父也。上嘗靜攝宮中。不時召之。

或傳旨命和劑以進嘗奏功。上喜賜食內殿。諸鑿至。上曰。朱儒勤勞特與一席其見寵遇如此。○建夷提聞。陞賞督撫梁夢龍周詠大將軍李成梁有差成梁予世伯爵王兀堂犯黷陽寬莫復入犯永奠我師追逐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虜級七百五十四已而復以千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級兀堂等遁伏建州自此衰弱提聞會帝春祀併敘紅土城功遂各陞賞如格。

此時聖知  
開故以李

辛巳萬曆九年正月輔臣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侍。上清謙質問經義陳說理道如唐宋

文遊藝之  
旨為進德  
養心之助

故事從之。○杖乾清宮用事太監孫海客用司禮監太

監孫德秀溫太兵仗領局周海等俱削為淨軍馮保內

侍太后外挾居正待。上左右御替殊苛峻小與上

狎者輒牽下加笞責倖孫海等不堪之甚乘。上飲西

城至醉以言激。上怒甚睨視其側有二監皆保

養子使歌新聲辭以不能取劍將殺之諸閹勸止截其

髮馳至保所保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上醉已甚

扶歸寢至曉保亟趣謁慈聖為膚受語。慈聖召上

詰責之。上哭謝曰此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使保

捕海等杖而逐之遣諭輔臣具狀切責且勸罪已御札

為保此時  
只應叩上  
請死謝罪  
上或憐而  
赦之若膚  
懇于太后  
是安挾耳  
至心豈能

釋然。

呈覽發行。太后召上長跪數之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因令馮保取霍光傳入覽。上心大恨海用。削為淨軍。其司禮中貴及內侍皆勒令自陳。上裁去。留復疏勸。上戒遊晏等事。上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焉。

自居正死馮遂而張秋太后亦畏上之威靈不復有所諭矣。

于慎行曰。天下事持之太過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人主在深宮中。醉飽過誤。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怒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為。無復畏憚。數年以來。誅戮宦官。如刈草菅。視一闈人之髮。相去幾何。此不明于春秋之義矣。

纂累朝寶訓實錄。

輔臣張居正奏請命儒臣纂輯高皇帝累朝寶訓。實錄分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優詔從之。上留神。

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後編纂成總計四十款。皆脩德致治之方略焉。遼東大捷。加輔臣張居正太師。進其子指揮僉事者為同知。張四維加少傅。申時行加太子太保。武義孝子王世名刃父仇。赴官請死。官貸其罪。世名不忍廢朝廷法。不食死。世名金華武義縣人。年十七。父良為族侄俊以爭產毆死。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覬。亦佯受之。錙銖罔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劔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利刃。銘報仇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手書忠孝。

孝子以不恐殘父屍而隱忍後不報而封識其饋賄。又必欲報父仇而購利刃以需其志。何決。

其意何緩  
而其情誠  
可痛矣

縣令汪欲  
全孝子曰  
浮生有涯  
令名無已  
孝子曰豈  
為名哉吾  
固當如是  
一言定孝  
子之品矣

近見山西  
邸報有父  
殺子夫殺  
妻而食者  
且闕立人  
市以諸物  
皆貴惟人  
肉甚賤此  
亦大可駭  
怪視之樹  
皮克飢者  
良有間矣

皇明法傳金卷二  
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為母妻曰吾已  
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解其謂一日王俊飲于其鄰  
醉歸名世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仇號于  
眾歸以白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購首狀  
赴邑請死邑令欲白於上官曲宥以全其孝世名曰非  
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死

張鳳翌曰桓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  
師者惇殺以報仇而卒免于罪報師仇且爾况報父  
仇乎故徐元慶之復父仇而自囚諸官也識者以陳  
子昂之議為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為是良有以也孝  
子以身抱父痛日接父仇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  
荆軻之不能忍于易水留侯不能忍于博浪孝子能  
忍之其智足多也至于忍父仇視死如歸雖聶政死  
韓程嬰死趙何加以加焉可不謂勇乎又不欲以一死

易三尺法第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  
公之祭遵亦不過此蓋孝而能忠矣

四月十八上御文華殿講讀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

殿講訓錄畢以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因奏江北  
淮鳳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  
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

告災何也居正奏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當大破常格  
急發賑濟以安之即如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

乞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以賑濟之不足則南京見  
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上俞允○上躬行大閱

五月初一日皇長女生命取太倉銀十萬兩光祿寺

居正在神廟可謂恩  
雨然  
已既  
之威

銀十萬兩以充宮中喜事之用。兵科給事萬象春奏言：皇女誕生，誠天潢至喜，然亦止于賞賚諸費而已。取銀動踰十萬，豈皇。上。瘠。已。以。肥。天。下。之。意。哉。乞。俯。念。民膏。深。思。國。計。維。于。內。帑。加。贈。銀。兩。斟。酌。量。取。庶。乎。好。用。有。節。儲。蓄。常。盈。疏。下。部。○大。學。士。張。居。正。十。二。年。考。滿。上。召。吏。部。諭。之。曰。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然。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監。張。成。賜。白。金。綵。幣。坐。莽。蟠。麟。酒。鈔。饌。羞。羊。豕。棗。果。之。類。以。千。百。計。手。勅。褒。諭。至。有。精。忠。大。勲。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部。因。加。上。柱。國。太。師。支。伯。

華亭在嘉  
隆猶稱賢  
相

爵俸錫晏禮部居正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蜀人楊文學詐稱寧王之後以雲南人鄭喜私奄自隨用黃白術炫惑杭州復詐名石城宗人多爨謁巡按御史張文熙熙繫治之走使詢石城王云多爨死已久文熙上其事梟斬以殉。○命行人賫勅存問先朝元輔徐階賜奔服金幣甚厚復蔭一子中書舍人輔臣張居正奏徐階世廟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脩明官常祗肅先帝潛居藩邸世廟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檢成祖於仁宗故事階

皇明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顯皇帝



從容譬解其疑乃釋及先帝嗣登大寶階為整戴首  
臣。皇上正位東宮嘗預冊立大議先後勞績俱不可  
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應特從優厚以彰盛典故有  
是舉。○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  
元怵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宣宗皇帝玄兔圖令賦  
詩併命輔臣以下皆有賦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  
十五人進御書名於軸並得自用圖記上覽悅

趙固亦與有榮

命常熟趙固圖其副而勒之名

此宣廟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似碧空滿月上  
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圖中毳毛  
纖澤真  
是神物

曇陽子者  
錫爵女也  
王世貞為  
之立傳非  
慈寧之諭  
則二王幾  
為所中矣

給事中牛維曜御史孫承南叅翰林學士王錫爵大理  
寺卿王世貞以曇陽仙去為詞語甚危事下部既而寢  
之牛與孫故嘗客於曾省吾者欲以此媚居正省吾為  
之具草尚書徐學謨亦從中煽譖而慈聖在西宮聞  
之不憚使中貴張宏語居正曰神仙者何與人事而言  
路批劾之居正由此意折學謨方盛氣見居正笑謂此  
二人者皆君鄉人事甚小不足道學謨赧然而退

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遣使吊祭長子黃台吉襲封更  
名乞慶哈俺達奉佛甚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益  
香燭前引至帳虜王膜拜九頓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

虜好佛中  
國人近亦

好佛則中  
華胥而夷  
狄矣

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康僧使宣言果報萬眾環羅  
拜顙擊地如萬杵登登有聲

王崇古曰。俺達之雄心。半耗于奉佛。中國因而糜之。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強。變為弱。中國慈。變而儉。虜性戾。變為和。中國智。變而詭。將來不知所終矣。

上特詔內閣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宜勅邊臣加意  
做備頃之虜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馳四門  
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恩趙家分出  
北門西門擊之虜奔 河徐寬等各伏兵邀擊虜倚遼  
為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十級虜乃遁  
壬午萬曆十年正月吏部左侍郎王篆疏請錄諸戍斥

者鐫名於察吏後而榜之以示不復收報可

王世貞曰。諸戍人皆非外察不當從觀察而成者已重于察吏不當榜即榜而異日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居正敏識人也而不悟蓋已知其不久矣

二月鎮江府甘露寺僧省悟以白蓮教盟黨與及大乘  
志元海注等傳造符勅煽惑平民妄稱弘閏元年南則  
報恩寺北則天寧寺檄用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為  
號約日舉事把總徐道得其檄告於兵備李順盡收捕  
伏誅

高汝栻曰。國初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非精通經典者不得給與度牒非奉有勅者不得私創菴院著在令甲今之琳宮梵宇所在輝煌淄黃之流滿布中外士大夫翕然從

營兵之變也。始于大  
同之支解  
李瑾後遂  
有張張  
文錦胡瓚  
賈鑑等敗  
其紀于前  
黃懋官踵  
其轍于後

茲湖兵又  
皆矣。叛兵  
不可以盡  
誅。誅其為  
首而已。嗟  
夫。以天子  
重臣。而僅  
易殺兵之  
一死。法為  
甚輕。異日  
安所底止  
耶。

風守其戒律。助其資費。日以西方竺乾為事。又如令  
典內。清理釋道二教。一款。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  
大可容眾者。一所居之。不許雜處于外。違者治以重  
罪。又一款。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僧。捕送原籍  
治罪。如律。今承平日久。禁令漸弛。駕言問道。寄食四  
方。藉口募緣。遨遊犯禁。所在寺僧。相容隱。禪床聯跏。  
黨類實煩。齋供廣張。靡費不貲。或身犯不遵。而假之  
以逃刑。或志在行劫。而托之以混跡。通都下邑。無處  
無之。語曰。天下之患。每起于微。禁止之道。當先其  
本。妖法傳播。糾裂兇徒。寧止為射利盜竊而已哉。

三月。浙江營兵大噪。辱其巡撫吳善言。事聞。勒令還里。  
聽勘。既而削其籍。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  
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頗選。故少保胡宗憲倚之。起戰功。  
餉資至不貲。趙文華來代。稍稍裁縮。然猶月糧一金。其  
兵分九營。歲率以七營防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朝廷議

汰冗費。因及兵餉。請減營兵廩三之一。復以新錢半搭  
當募。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號于南台。撫臣不  
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怨語。冀以恫喝吳。吳持益堅。有  
黠魁馬文英。楊廷用。構黨噪于治。餉僉事衙。繼闖入幕  
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至營。窘辱萬狀。兩台使為之  
請命。稍解。然猶責吳自書。股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  
之資。乃縱之歸。其明日。馬楊糾其黨。自相團結。陽自縛  
以詣吳。及兩台使者。曰。吾二人實為首事。他無與也。請  
受法。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調知其狀。始好語慰撫之。  
莫可誰何而退。具其事。上聞。上勒吳還里。而命候

勘云。○詔兵部左侍郎張佳胤巡撫浙江。命便宜行事。有司上兵變事於朝。朝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異悞。而兵益驕。他鎮皆麻決擊振而起。顧獨佳胤。自令至濱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故以張往。張遂促裝辭朝。疾馳至。與吳善言代於茗霅間。

法不可太寬也。亦不可太嚴。人無以自容。則挺而走險矣。

四月。浙江市民變。巡撫張佳胤討平之。時文網漸密。令尚束濕。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于胤。諸土著戶。捐錢粟。募遊手克之。茲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不堪。藉有力者。以免遊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素舞

文。與市大僧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弗聽。意忿忿。有怨色。以言動諸大僧。大僧亦心動。會仕卿以他事坐法囊。三木諸大僧。遂嗾眾奪之。一人號召響應千人。謂一二縉紳能免役者。焚燬其居。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台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佳胤方抵嘉禾。而聞警報。因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遂抵臺治事。諸無賴。嘯聚愈眾。袞白刃而向張者。可二千餘。張問其故。眾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張曰。易也。下令除之。眾

使亂兵平亂民亦一法也兵法何常之有哉

是時亂民皆醉卧街衢故得就縛不者斬木揭竿且立見矣豈一景星所能措手哉

始散去。眾雖陽散而氣益張。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張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眾取裂之。劇益甚。張以亂民不討。兵益不戢。乃招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且召馬文英、楊廷用。密諭曰：汝壯士也。故不畏死。今市民倡亂。女為我捕討之。功成。詎論贖。且有賞也。二士唯唯。以景星為中軍。二士次之。營兵又次之。遂前薄亂民。亂民敗。遂就俘。纍纍反縛而詣台者。百五十人。而仕卿在焉。訊得倡謀挾刃者。凡五十人。皆梟斬。轅門餘悉放歸。事遂平。聞上乃賜佳胤飛魚衣。及金綺以示褒異。

六月朔日有食之。朔三日慧出五車口。柱星以南。○輔臣張居正有疾。上令張四維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居正家平章。

高汝拭曰：賈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月一朝。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皆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而宰執不與聞。此與江陵大相似。昔聞其在疚三日不出。閣吏以函捧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爵以罪被游。七以家奴與聞朝政。則又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宋雖末葉。猶斬翁廖以正法典。而聖朝乃使徐游老死獄中。姑息之政。何甚于宋乎。王台既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革。孔革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卵翌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然。王台之

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南關勢  
威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鬪逞奴助之  
虎兒罕借兵董台吉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其部夷白  
虎赤等自縊虎兒罕亦死阿台投逞仰二奴勾北虜數  
掠孤山鐵嶺總兵李成梁掛征虜將軍印勒兵出塞別  
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湖馳而南大破賊于曹子谷得  
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女直有三種極東曰野人女直不入貢亦不寇邊東  
方建州曰建州女直其夷爲仰加奴逞加奴居開原  
北貢市在鎮北關稱北關王台居開原東北貢市在  
廣順關稱南關時王杲旣誅其子阿台潛倚台子虎  
兒罕朝議方懸購會逞加二奴欺台老與虎兒罕相  
仇殺阿台亦然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杲日夜伺隙報

復因殺奴侵邊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  
恍惚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并殺  
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  
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葉爲台叔王忠所殺奪勅并  
季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卵翌之巴加奴結婚西  
虜哈屯恍惚太勢漸張欺台老日何隙脩怨台子虎  
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子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因  
盡奪季勒寨調兀刺江上夷與虎兒構兵是後仰加  
奴等十三寨止遣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吉他如嚴扒  
兀刺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鈴東南關勢漸感台竟  
以憂死上嘉台忠特賜  
諭祭給幣以優厚之

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李  
成梁逐之其下李平胡射速把孩中脇墜馬蒼頭李有  
名斬之抄化等大哭出塞○遼東大捷至詔進張居  
正太師居正病甚疏乞歸上優詔慰留稱太岳先生

居正度不起。

上使人問後事。居正荐尚書梁夢龍、潘

晟、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可入閣。而別荐徐學謨、曾

省吾、張學顏、王篆可大用。上黏之於御屏。二十日太

師張居正卒於邸。居正待子弟嚴。每三五日問安。領之

而已。不交一言。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視。則

氣絕矣。上愴悼。輟朝。兩宮賻贈優厚。遣太僕及錦衣

內監護喪歸。贈上柱國、謚文忠。

方居正之病也。由于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驟。則又飲寒劑泄之。痔脾交病。不能進食。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為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江陵久疾不愈。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醮祝釐。已翰林科道繼之。已吏禮二部屬繼之。已他部屬中書行人之類繼之。已五城兵馬七十

二衛。經歷之類繼之。于仲夏赤日曝身。舍職業而朝夕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至三舉者。每司至有賂道士。俾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以紅紙紅錦幕其前後。呈江陵。江陵深居不出。厚賄其家人。以求一啓齒。或見而領之。取筆點其麗語一二。自是爭募詞客。不憚金帛費。取其一領而已。不旬日。南都做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自是山陝楚閩淮漕。巡撫巡按。藩臬無不醮者。一御史行香。頂香盒于馬首。詣寺觀。已而出。都按視。有司例致牢餼。御史大驚。罵曰。若不聞。吾為相公齋耶。柰何以肉食餉我。聞者笑之。

高汝栻曰。張江陵足稱才相。當時調攝中禁。統御工寮。制伏夷狄。機權悉由掌握。次輔以下。斂手而已。此其功不無可錄。然卒不免墮敗之禍。身名兩毀。而人莫之哀也。則以恃權專恣。盈溢而不自制之故也。彼其聰明疆斷。絕人而不明。於盈虛消息。滿損謙益之常道。若元龜七十二鑽。而不失。而不免。余且之網。亦事之不可知者。奪情以後。自知人心不與。而操切彌急。且未知老臣輔幼主之道。見時謂其陞陞。則昂然

直上。其于講席賜筵，竟不下拜者。主上春秋長，漸積不平，特以威權不在已，恐隱未發耳。而猶持以固寵，使乳臭據鼎甲，而兩宮旨勅，朝堂明言，欲其十年柄國。人謂其待嗣子，以續已權，箝天下口也。昔秦檜病，其子煇請於高宗，欲以已代相，姦雄營謀之固如此。檜能劫主於生前，尚欲垂延於身後哉。迨身將就木，猶僂然受太師之拜，違天而得損，速盈而取禍，非不幸耳。

起禮部尚書潘晟為武英殿學士，命行人即家召之。晟已至臨安，御史雷士楨疏其不堪輔弼，兵科張鼎思疏其衰劣已極，會有疏辭，遂允之。時晟委頓返駕，

下操江巡撫胡禎及太平同知龍宗武於獄，旋適戍。先是寧國諸生吳仕期與沈懋學善，懋學移疾歸里，仕期欲為萬言書，以上江陵，懋學止之。書未發，為太平丞龍

宗武所伺，以白操江胡禎，禎知仕期為懋學友，使宗武捕仕期，攀引懋學，以悅居正。居正不欲彰聞，置之。宗武已斃，仕期於獄。至是南京湖廣道御史孫維城發其事，因并禎而謫戍焉。

起原觀政進士鄒元標為吏科給事中。

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莊。○以余有丁，為文淵閣大學士。○皇長子生，頒詔赦天下。即光宗皇帝王才人所生也。○詔加上

兩宮聖母徽號。仁聖加康靖皇太后，慈聖加明。

肅皇太后。○首輔張四維進少保，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進太子太保，仍文淵



閣大學士內監馮保加恩三等錄一任都督僉事張宏  
以下俱廢子侄錦衣衛指揮使同知僉事有差

七月兵科給事張鼎思奏言遼薊三鎮要務曰練步軍  
曰養戰馬曰酌脩堡曰一馬價曰覈市冊下部議之○

編脩張嗣脩等具疏陛辭上報以手諭仍命司禮監  
陳政護喪歸其軸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名前後

十餘里不絕○浙江督撫張佳胤斬前亂兵馬文英楊  
廷用等九人疏聞上大悅進秩趣其還都監司而下

遷資有差民亂既戢佳胤陽歸功于馬楊二兵予之冠  
帶復榜與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不以錢累若也咸

佳胤之于亂兵難處矣不斬則醜無威太威則刻最生變陽

以賞勸之陰以刑誅之梟示九首不動聲色處置得宜國朝一經濟手

帖服始馬楊二兵鼓衆辱吳中丞當自縛時又要衆以

一死歛衆贈金為棺殮給妻子既而免不復反橐衆始

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賈我張廉得各營

倡亂者名而檄監司建牙誓師甫嚴而遊擊徐景星以

名捕營各一人陳得勝等後及馬楊二兵張謂二兵曰

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腆食而驕于衆又

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橐夫復何言遂斬于轅門凡九首

馳使使赦七營卒士民懽悅浙自此無警○雲南道御

史楊寅秋劾罷吏部尚書王國光以梁夢龍代之始馮

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保諾曰爾由誰得今

國家之設高爵厚祿

去學錄 二月 顯皇帝

以待賢也  
豈為內瑞  
作人情  
小爭樓之  
物哉

居正也馮  
保也徐爵

也狡兎之  
三窟矣

日耶而負我若是於是趨保者相率而論四維曾省居  
王篆行數萬金謁保與驩因言四維短相約逐冢宰王  
國光以省吾代逐御史大夫以王篆代及國光罷保又  
欲私其鄉人梁夢龍時篆署吏部篆畏保不敢違遂推  
夢龍省吾以篆負約也怒而相詬至以拳對擊其攻四  
維甚銳四維窘求徐爵張大受為保道地而時行又為  
調劑稍罰言者解之○山東道御史江東之劾奏錦衣  
衛指揮徐爵盜竊威福出入禁闥搖尾於貂貴之前假  
虎于狐媚之後下鎮撫司訊問徐爵者先年論死太監  
李彬親信人也因盜大祀神祇祭品發邊衛克軍後逃

保奉太后  
懿旨夾持  
過富上已  
積不堪即

回保收為腹心冒濫功次擢至錦衣曉夜共處直房批  
閱章奏凡重大機務謹密軍機未經御覽未送閣票  
者爵已先知之漏泄于外又窺視聖上起居探聽  
聖母動靜戲言褻語無不聞宣於外奔兢者慕其威靈  
倚賴者附其聲勢或托先容而入見或納重賄以招權  
其門如市權傾中外如夢龍既拜吏部謝恩之日即往  
拜徐爵爵留夢龍款洽舉酒相驩二鼓而回肆無忌憚  
一至與此是時保聲勢尚盛朝臣知而莫敢先發有  
上故所幸閹人張誠者見惡于馮上不得已而斥之  
因使密伺保所為及居正平日事至是誠復入悉以兩

瑣事可徵  
馬筆塵紀  
一日上戲  
以所御扇  
藏殿中隱  
處戒左右  
弗泄故令  
保覓保流  
汗四馳求  
之不得又  
一日見馮  
璫衣大紅  
色衣甚鮮  
問曰何處  
得此方食  
密餽即以  
賜馮親為  
綉之神馬  
袖蓋汚乃  
止

家交結恣橫狀上聞。上心動馮保。又以止郊天及選  
婚事得罪。左右浸潤其過惡。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正  
恐為保傾。得此遂使東之論焉。上曰徐爵這厮克軍  
在逃。冒濫頭秩。竊入禁地。罪犯深重。下鎮撫司訊問。  
十月。江西道御史李植劾司禮監太監馮保十二大罪。  
當誅。上曰馮保欺君妬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  
皇考付托。效勞有年。姑謫奉御居南京。○上憫念東南  
饑窘。命捐帑銀七萬兩。差官分投賑濟。○詔贈原任御  
史劉臺。光祿寺少卿。還其籍沒之產。○禮部尚書陳經  
邦奏言。明經貢舉。乃國家盛典。學校人才所出。宜稍寬

假以作興士類。諸非令甲。而創新例。過為繩督者。皆一  
切去之。上報可。

江陵秉政。一切操苛。貢生廷試。多駁回。餓于廩者。試  
四等。卽停奪。大比彙送。既限名。又大為降黜。督學承  
風。兢以刻覈為能。庠序喪氣。  
自有此疏。海內稍稍伸眉矣。

御史楊四知疏劾大學士張居正。黨惡欺君。權奸誤國。  
十二大罪。上以輔政十載。始貸之命。錦衣衛鎮撫司。  
迨其惡僕。游七。訊之。遊七者。霍家之子。都梁氏之秦宮  
也。一時臺諫多與之結納。密者稱為兄弟。一二大臣亦  
或賜坐命茶。呼為賢弟。甚而與通婚姻。至邊師武夫。出  
其門下。不啻平交矣。又有宋九者。九之聲勢不及七。而

能作字頗爲主人代筆其富又過于七又有王五者五  
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  
爲名皆以食桃之歡而成其寵者也東海漁人作五七  
九傳志之

一日有給舍過宋九適一邊師五伺候元老先通阿  
九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其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  
給舍卽云煩兄通息願與交歡王五笑曰世有此等  
諫官向吾輩求荐與邊師以此知五之識過人遠矣

十月四川道御史孫繼先奏請聖明錄建言諸臣大學  
士張居正聞有父喪例當守制而翰林編脩吳中行檢  
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考刑部觀政進士  
鄒元標各言居正身列大臣宜敦孝行父喪不奔恐犯

清議奉旨廷杖遣戍爲民有差茲納御史李植之言斥  
馮保納御江東之之言藉徐爵納御史楊四知之言追  
問壞事之人臣知向罪諸臣非皇上本心也乞循資

錄用至忤觸居正被斥如南京工科給事余懋學河南  
道御史趙應元傅應楨南京浙江道御史朱洪謨陝西  
道御史孟一脈戶部員外王用汲一體准復原職上

命建言得罪都着起用○削吏部侍郎王篆都御史陳  
爌籍爲民罷吏部尚書梁應龍○命籍馮保家產入官

保金銀百餘萬計珠寶瑰異以萬計宅舍田產等是  
時內藏一時克初上閱其簿公卿大臣皆有餽遺  
惟刑部侍郎嚴清無名上甚重之

御史羊可立追論大學士張居正罪惡謂其以私憾構  
遼庶人憲燁獄其妃金氏復上疏辨庶人庫金珍寶萬  
計悉入居正之府上命刑部右侍郎丘禛司禮監張

程錦衣衛指揮槩給事中籍其家并勘其事

遼王憲燁者其父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為護  
衛軍太妃聞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  
之食命坐王憲燁下太妃謂王曰而不才終當為張  
生穿鼻王以是慚會居正登第王召其祖虐之酒至  
死居正心呬之然王淫虐橫酷居正假此報  
復第以其府第為宅所謂金寶者其仇語也  
張程等行居正諸子焚毀其奇貨禁物荆州守令以  
御史言先期錄其人口而子女適避空室不及發皆  
網其門餓死者十餘曹為犬所殘食長  
子懋脩自縊死家人亦多有從死者

刑部右侍郎丘禛至江陵籍大學士張居正得藏黃金

將萬兩白金十萬餘兩長子懋脩誣服寄藏三十萬金

於曾省吾王篆等家上命追贓

以炎涼為  
從違讀此  
數語可以  
識世道矣

侍講于慎行遺書于禛略曰江陵殫精畢智勤勞于  
國家陰禍深機結怨于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  
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  
言其功皆非情實也又云江陵平生顯為名高而陰  
為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  
賂路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賄小吏  
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其所  
入有限矣且彼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為汚鄙而  
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關通竊  
借不過范登馮斯二三鼠輩而其父第索居或以其  
間隙微有所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又有限矣若欲  
根究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累又云  
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書生不  
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為酸楚望于事  
寧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維之地使  
生者不致為樂却之族死者不致為若赦之鬼可矣

高汝執曰此書詞嚴義正關國家大體惜乎丘之不  
納也當江陵府權四方士不指而響臻不齒而獻媚  
慎行獨以角忤去其失勢莫不操戈下石獨若至  
親密友力為維救意懇詞肫其人不可想見哉

癸未萬曆十一年正月起傳應楨為河南道御史

應楨戊定海八年于茲矣江陵敗詔起  
原官旋陞大理寺丞戊子卒贈右少卿

起原任兵科給事魏時亮為南京大理寺丞旋陞都察

院右都御史協理戎政上救時綱領要務四劄曰保國

曰裕民曰法祖曰聖脩上允行當亮在兵科時虜陷

石州請莊皇帝面詰大臣蓋以先帝登極來諸臣不

發一語耳越二日上講罷即問石州殘破狀講臣云

不虞虜賊深入上囁嚅唇吻間若有所商略而中官

國朝閣人之橫極矣  
過聖明尚  
屬况可此

王本者輒從旁謾罵曰諸臣工欺蔽先是本陰逐言官

周怡陸鳳儀實欲借此呵喝臣僚上怒本目懾之本

猶語刺刺不休其黨喬朗者肘之始息上不悅而罷

時亮退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數條士

論壯之未幾罷歸至是始起後官至刑部尚書以道學

名恬約之品也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余有丁吏部侍

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

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

有差。○御史魏允貞疏論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不改張居正之舊轍而私其子後先預荐疏入奪其三級而調之於外。

時申張二公子並舉于會試允貞條陳時事因言廷試閣臣為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方可預試張四維不悅允貞貶外李三才救之亦貶。

大學士張四維以父喪馳驛回籍時四維與時行意成水火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大行金與上左右張鯨張程諸用事者使為問曰時行故居正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為之覆露上頗心動久而察其無他乃釋○起升吳中行右春坊右中允趙用賢右春坊右贊

善仍兼翰林職啣○命削張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布天下謫其子編脩嗣脩成○陞李植太常寺少卿江東之太僕寺卿羊可立太常寺少卿

四月以吏部侍郎許國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辨事○降四川道御史孫繼先為臨清州判官

繼先劾兵部尚書張學顏誣殺故御史劉臺上以妄言譴之吳門與蒲坂構隙蒲坂意在盡逐張党繼先與蒲坂同鄉意其有所授也故俟其既去而有是降

原任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謚文貞

國朝輔臣以文貞易名者惟廬陵與階而兩危身極慮于嘉靖間澄濁定傾軼于廬陵弟小用術數收采

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若其未寫  
几几。羔羊素絲。不得不推華亭矣。

以戶部尚書楊巍為吏部尚書。

巍之代王國光秉銓也。處與茂宛婁江新安諸公間。有壘鏡而無柄鑿甚者。以身代受射而不悔。在銓七年。兩計天下。吏人皆服其平。恕。丁未年八十卒。海豐人。

南京湖廣道御史孫維城請起侍讀趙志臯張位主事

趙世卿事下所司。○原任大學士張四維卒。贈太師謚

文毅。四維負能文章。實有幹才。於楊博為鄉晚進。而王

崇古其舅也。二人久任邊事。以故四維亦明習之。為舊

輔高拱所器重。其父監鹽長蘆。累資數十百萬。御史邵

永春巡鹽河東。怒兩家橫。疏劾之。四維引疾家居。後居

正喜其博學。竟得大拜。至是卒。

居正攬權。視若僚案。四維等事之益謹。及江陵敗。四維知海內怨深。一切務為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弛矣。復與吳縣參商。夔伯之地。變為荆榛。良可慨也。

周府潁川王睦棻信陵府鎮國將軍睦儀永寧府鎮國

中尉睦樞辱歐宗正睦輝。上命該府會議。責切睦棻

等逞兇玩法。置睦樞于高墻。先是睦樞素行無良。乘周

王病潰。世子勿冲從中諂諛。驟得用事。偽置牙牌五十

面。給散諸王。又置本牌二千面。給散各宗。焚香誓盟。相

約有事。傳牌為號。科歛宗室銀二千餘兩。名為打點。進

本使費。又作匿名帖數十張。榜于衢。內有齊黃復出等



語日思噪動欲起釁端且娶娼劉東菊爲妾乘任死窃分其貲併收其妾二女皆娼出捏作嫡妣位下惡長史異已假傳王旨責其家人軍伴種種過惡蔑視王章不止歐一宗正也撫臣上其事命睦榕發送高墻命調南科給事馮景隆於外吏科給事鄒元標疏救不報景隆劾總兵李成梁生事邊疆上以其言之失實故調之元標疏曰天下習見者多真傳聞者眇實事在輦轂一日之內訛言踵至矧金陵去遼海數千里遙景隆之失言固可罪而事屬風聞亦在可原也

高汝拭曰今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

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遂互相彈劾率起險波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也夫令功罪必有其實按名責實猶恐不稱况以風聞武后之令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承平之世習爲典故不知其出于此也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請減織造以寬民力從之○四月上躬祀山陵○起沈思孝尚寶司丞王用汲大理寺少卿○聖駕將閱壽宮方嚴蹕道河南道御史傅應楨言遼薊軍中數有火光火象主兵動而山後實隣虜境恐卒然有警且六飛一駕諸費累鉅萬不宜偏苦輦轂諸縣勿行使上優詔報聞○上閱壽宮駕幸勤草嶺賜扈從輔臣申時行等

茶榷。○上擇壽宮。禮部尚書徐學謨荐廷臣習堪與者三人。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司叅政梁子琦、僉事胡宥與內監張邦垣、楊汝常偕往。子琦剛愎自用，與衆議不合，獨獻地八處。上臨閱其地，在斷崖深谷，嶽崎備仄中，乘輿歷涉危險。上意不悅，並報罷。旣而定仄形龍大峪兩山，命定國公徐文壁、輔臣申時行及司禮監張宏擇官覆閱。時道基宥已辭去，獨子琦在禮部，謂其好勝喜事，前所奏地皆報罷，不列其名。子琦怒，疏劾學謨。上勒令閑住。

五月，太寧酋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塞，攻鎮寧堡。李成梁議于黑山大出兵，佯爲北伐，夜遣李得全馳入鎮靜爲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首花大，傷臉復貫矢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哭失聲而去。旣而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二十有奇。李平湖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走出塞。○戶部請改折漕糧三年。上命暫准一年。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其多則滯瀾，而大倉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

聖明之見  
非諸臣所  
可及

濟不允。閣請折三分之一。止于暫行。乞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從之。

宋纁曰。太倉之穀。寧使紅腐。不可不。足。今見少許。贏餘。便欲改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處。厝處。此老成長慮之見也。

六月起郭惟賢復任河南道御史。

七月陝西巡撫李汝奏言。洮岷故無虜患。自款市後。俺

番釁起于此

酋支子丙免與其別部始闌牧河西。番釁漸起。遂有莽

刺川之訐。蚕食不止。漸及內地。昔東勝未徹虜以河為

界。套內晏如。迨火篩入而套失。遂成不拔之毒。今洮河

先事而防老成之慮大都如此

之虜。若不亟驅。番部且折而入虜。是又河套之事也。報聞。

九月以陳經邦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上冲年

向學優禮。儒臣經邦為講官。儀度莊雅。進退雍容。詞章

華贍。上嘗呼為白面先生。而不名。自史官至正卿皆

直講。未嘗輟。既典春宮。條畫整勅。皆關典禮。壽宮役興。

輔臣與言路議異。經邦奉命履視。不盡如輔臣指。坐

此被言。再疏乞歸。後上篤念舊學。時問白面先生。無

恙否。卒不得大拜。歿贈太子少保。蒲田人。○降御史曾

乾亨為海州州判。先是劉臺自遼罷歸。宗載撫遼。欲以

中江陵歡。汚坐劉臺。賍私。以上江陵出其手狀。示人曰。

劉生爾爾。而以我飭賄何為。劉負我。我不負劉。宗載以

白面先生

殺人媚人。仁者不為。則臺之死。雖不出于宗載。然我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其何說之弊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路公誦江陵乾享久聞而憤至是上疏劾之宗載已為兵部尚書故有是謫○遼東大捷擇日獻俘告廟錄督撫周詠李松及大將軍李成梁功各陞廕有差加成梁祿米歲百石阿台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成梁馳虎皮驛援之虜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行去李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峻我兵用火攻衝其堅經兩晝夜射死阿台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毛憐夷于莽子寨將海誅之海與阿台兩相濟惡自是呆子孫靡有遺種東夷

割定壽宮

震懾去一孟賊云○以魏允貞為吏部員外李三才為南京禮部員外允貞論張申內閣公子中式故貶及四維以憂去于慎行謂時行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摘及者今允貞奮言及之比得嚴旨各各袖手而三才獨抗疏以救兩人直言於此攸容方是真攸容又為言於選司孫鑛即日具疏擢之上駕閱定壽宮於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興工御史李植江東之與梁子琦相厚欲以起釁乃與御史羊可立共疏言大峪山非吉并劾太監張邦垣等欺罔因遍行金錢賂上所親信小監當時號為十俊者數以蜚語動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二 題皇帝 三十四

上時鑿輿四出供費浩繁而將作又鉅萬九卿皆有憂色各疏請上獨斷上特命擇日興工遼東巡撫李松與大將軍李成梁率兵討海西諸酋設計盡殲之捷聞告廟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借西虜煖兔恍惚太等率騎萬餘矚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反商日尋于關時遼方勦王杲遺孽阿台總督周詠因念反商弱猛骨孛羅嗣立眾未附請加勅以便彈壓報可而十二月逞仰二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再宣諭二奴益驕挾請貢勅於是定計李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之上先期命

將夾伏四隅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軍曰如虜入圈聽撫則張幟為號案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卽鼓行前如令囚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詣圈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劔斫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軍中砲響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殲焉自是海西讐服踰數年逞加奴遺孽下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仇連西虜以兒鄧侵掠夷部及反商數入威遠安靖堡而那林孛羅尤狂恃挾索貢勅如二奴時捷聞告廟

御史詹事講疏請從祀先臣陳獻章王守仁于孔廟事  
下部議在廷諸臣疏凡十餘上咸議為當祀惟大理寺  
少卿王用汲光祿寺寺丞李楨訾其非要疏入不下

三朝法傳錄二卷終

